

# 夜幕下的哈尔滨

陈 琦

# 夜幕下的哈尔滨

陈 玓

下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沈阳

## 夜幕下的哈尔滨(下)

陈 琦

\*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\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5 1/4 插页：2

字数：348,000 印数：1—117,000

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58·634 定价：1.35 元

## 四十二

读过《红楼梦》的人一定会记得那些唱戏的女孩子，会记得那个唱小旦的龄官，她们象浮石底下长出的小草，乍一看去是那么柔弱无力，细一观察才发现竟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。

柳絮影的妈妈柳云枝，就曾是这样一个小姑娘。她原籍苏州，八岁那一年，也就是光绪十六年，被西安将军荣禄的将军府买去学戏，改名为云官。

云官姿容秀美，聪明颖慧，学戏上有令人惊叹的天资，学武戏有条好身段，学文戏有张好嗓子。学武戏的一般嗓子都不好，但她的嗓子，不论怎么折腾，也象银铃一样叮当响。于是她就成了文武双全的旦角了。没出三年，她就在小戏班里露出了头角。一次唱《千金记》，她先演韩信妻，后演虞姬，到了舞剑那一段，荣禄简直看呆了，嘴都合不上了。戏演完了特别封赠她金银钗子两对，玉镯一副。从这时起，她就成了将军府的名角。

两年后，荣禄进京当了军机大臣（后又兼任直隶总督），云官的小戏班也跟着进了京城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云官出落得越来越水灵，戏也唱得越来

越叫响。到了光绪二十四年，也就是一八九八年，云官十六岁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老淫棍看上了云官。不，光说看上了还不够，他完全被云官给迷住了。此人就是接替荣禄执掌直隶总督帅印的裕禄。

直隶总督的帅印，荣禄本不肯轻易撒手的，是西太后看他这个首辅军机，权势太重，才派裕禄夺了这颗帅印的。荣禄手不掌帅印心可没离兵权，他正在寻找笼络裕禄的方法，这时一看他迷上了云官，便一狠心把这颗心爱的明珠送给了裕禄。当裕禄千恩万谢要把这颗明珠带回天津的时候，荣禄却一再叮嘱他要好好调理这颗不可多得的明珠，将来只要自己到天津去，就要看她的戏。

裕禄欢天喜地，满口应承。回到天津，他就把云官的拿手好戏排成戏单，让他家的小戏班白天和云官在一块儿练，晚上在一块儿唱。他每天晚上坐在太师椅上和家人一起看，还让下边佣人来捧场。他越看越爱，越看越起邪心，到了第四天晚上，就欲火中烧，忍耐不住，锣鼓一停，他就命人把云官领进一个幽静的小院落，准备干那禽兽勾当。

裕禄在这个小院落里，已经糟蹋过好多黄花少女，其中也包括唱戏的、卖艺的、唱大鼓的年轻姑娘，那些可怜的女性，都在他的淫威之下，忍辱含羞地低下了脑袋。但是今天他却碰上了一位坚贞不屈的姑娘，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在戏台上千娇百媚的美人儿，竟会对他娥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不用说伸手染指，连靠前一步似乎都不可能。这一下可惹得他怒从心头起，气从两肋生。一个执掌生杀之权的封疆大吏，怎能容得一个女戏子拒不相从。他动手了！他伸着两只长胳膊，向那弱小的姑娘扑去……

裕禄动手，云官却动脚了。这个看似弱小实际有着满身功

夫的姑娘，一脚就蹬在裕禄的大肚子上，一蹦又骑到了他那肥笨的身躯上，接着就挥起双拳，向着那张大长脸猛砸下去，拳头虽小力量猛，几拳下去鲜血就从裕禄的鼻子、嘴里冒出来。如果不是庭院里的卫士闻声来救，说不定这位统率千军万马的大帅就死在这姑娘的小拳之下了。

云官在裕禄一连串“推出去砍了”的怒吼声中被拖出去了。但是紧接着裕禄又改了嘴，让把云官关起来，不给饭吃，不给水喝，活活饿死，渴死！

原来他忽然想起了几天前荣禄的叮咛。荣禄现在还是首辅军机，太后驾前的宠臣，如果他真要到天津来看云官的戏，而云官却被砍了脑袋，那将如何交代。他改了主意，他要饿她几天，企图用饥饿政策使她低头就范。

云官被关在一间只有一扇小窗户的黑屋子里，她两天两宿滴水未沾滴粒未进，到了第三天深夜，忽然有人从小窗外给她递进来一瓶水和六个肉馅包子。包子是用一块手绢包着……。她得救了！她喝了水，吃了包子，在一阵满足中睡着了。

第二天天刚亮她醒了，这时她才发现那手绢上还写着端端正正的蝇头小楷呢。只见那上写道：

云官小姐：仆有幸，于艷能之上得睹小姐之芳颜，并对小姐之精湛技艺倾服不已。正当仆翘首盼望能再得一睹芳颜之际，凶信传来，小姐已因抗拒裕禄之兽行，被囚禁于绝境；且欲断小姐之饮食，置小姐于死地。仆闻之，悲愤之情，难于自制，唏嘘流涕，仰问苍天：既降丽质于人世，又何毁之于弱龄。真恨不能手提三尺利剑，斩裕禄老贼于地下。然仆一介寒士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身乏武士之功，孑然一身，孤立

无援，欲救小姐出虎口，实比登天难又难。在此叫天不应，叫地不语之际，只能聊备粗食献上，以解小姐燃眉之急。今日食尽，明夜再送，望小姐待之。

一寒士

云官一遍又一遍看那信，一边看一边流泪，一直到外面响起脚步声，她才赶忙藏起。

这“寒士”要“明夜再送”，但没等明夜，云官就被放出去了。原来那荣禄真的来了，云官得救了！她不但给荣禄唱了戏，还向他哭诉了一场。荣禄表面上斥责她“不许胡说”，暗地里却又向裕禄敲了警钟，使裕禄在一时之间不敢再动手了。

紧接着在京津一带闹起了义和团，他们在天津立拳厂，收会众，反洋人，举义旗。裕禄一下被搅了进去，他先镇压，后顺从，从拔刀相向到跪迎“黄莲圣母”进入天津城，真是瞬息万变，风云难测，置身在这急风暴雨漩涡中的裕禄，再也无心打云官的主意了。云官却乐得逍遥自在，每天在总督府的后花园中读书练功，优游嬉戏，真是从来也没有这样痛快过。

一天，云官忽然在后花园的新建长廊中发现了几行楷书，是题在一幅临摹马远的《踏歌图》上的，那端端正正的楷书竟和那块手绢信上的字体一模一样，那块手绢是一直藏在云官身上的，她见左右无人，忙掏出一对照，真的，一点不错！正是他——那位“一寒士”写的。长廊里还有很多幅画，画上都题着字。云官忙一幅一幅看去，题字有真草隶篆，但无论字形怎么变化云官也认得，都是他写的！他是个画匠？或者是专门给画题字的书生？

云官通过内宅的老嬷嬷打听到了这位“寒士”的情况，原来他叫罗四维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画家，他被总督府雇来

往长廊上临摹名画和题字，现在长廊完工，他已经离开总督府。在天津，他经常和一个叫妙笔画铺的画匠师傅包揽生意。

于是云官又托老嬷嬷到妙笔画铺去找这位恩人。得回来的消息是罗四维已经下了关东，到奉天城去了，几时回来说不清。

云官见不到罗四维，便天天到那长廊里去看字、看画。从看又发展到学着写，学着画，谁也猜不透她为何对这些书画着了迷。

义和团运动的火焰越烧越旺，终于烧出了一场战争。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四日，德、日、英、美等八国联军打进了天津城，他们四处放火，八方杀人，使天津城内“积尸数里，高数尺……哀声遍地，火光照天……”

裕禄的总督府被血洗一空，尸横满院，裕禄本人也自杀身亡了。

云官在一群碧眼黄发的洋人追逐中逃出了总督府。她从满街血水满眼火光中又逃出了天津城，在乡村她先是加入到数以万计的逃难者行列里，接着就搭上了一个跑“帘外”唱野台子戏的戏班子。开始她不大敢露真功夫，更不敢说出自己的身世。她怕再被抓回总督府，落入裕禄的魔掌中，她宁肯沿街乞讨也不愿再回到那老虎嘴边去讨食吃。不久，她听到裕禄自尽的消息，接着又传来荣禄也将被查办的信息。这真象在云官心里搬掉了两块大石头，她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，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自由感。她在戏班里敢说、敢唱、敢做、敢演了，她以她那超群的技艺，出众的俊美，很快地就成了戏班中的台柱。他们戏班围着天津城转了大半年，随着天津商埠码头的恢复和发展，戏班进了城，开始在戏馆子里唱戏了。十七岁的云官恢复了柳云枝的原名，她象一颗彗星一样在天津上空闪起了亮光。她唱戏不但能文能武，而且能写能画。每当遇到戏剧情



节中可以写字作画的时候，她就执笔挥毫，当场出彩，使观众面对着那美妙的画幅，惊叹不已，一个才艺双全、美貌无双的名坤伶很快地就震动了京津舞台，尤其当人们听说她就是当年拳打直隶总督的云官以后，又给她的形象涂上了一层灵光，增添了一股侠气，各大戏馆子纷纷拥来，争相礼聘。不久，她就和孙菊仙、汪笑侗等一代红伶同台演戏了。

云官在得意的春风吹拂下也没有忘情于罗四维，她不断地托人四处寻找，但却一直没有找到，真是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”。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她便和一个一直追求她、保护她，对她无限忠诚的武生柳月楼结婚了。

两柳成一家，云官除了有一位知冷知热的好女婿之外，身旁还多了一名形影不离的卫士。柳月楼的武功是遐迩闻名，任人皆知的。

在两柳成一家的一年以后，罗四维回到了天津。他是从奉天城又辗转南下，在南方游览了名山大川以后才回来的。一到天津，就被云官找到了。云官和柳月楼双双把他请到家中，云官拿出那块题字的手帕，流着泪诉说了自己那感念之情。当他们夫妻知道罗四维虽已年近三十却是只身一人浪荡江湖的时候，就请罗四维搬到他们家来住，他们家新买了一所小楼，住处十分宽绰。但是罗四维却坚决不肯。

罗四维人没有搬来，心却和他们跳在一起了，他白天是柳家的座上客，晚上是柳云枝的忠实观众，只要有柳云枝的戏，他便风雨无阻，一定到场。没过多久，三个人就成了莫逆之交。云官管罗四维叫大哥，罗四维管云官叫云娘。柳月楼更是个重感情、讲义气的人，柳云枝的恩人便是他的恩人，他对罗四维象对亲哥哥一样赤诚。但这两个男人对柳云枝的感情性质又完全不同，一个是夫妻间的恩爱；一个是情同手足的友爱。

他们之间在这上的界限划得象泾水和渭水一样分明，决没有一点过线的地方。了解他们的人都不禁为之赞叹，称他们为“风尘三侠”。不了解的人便吹出一些风言风语，传到他们耳朵里也一笑置之。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，过一个时期也就烟消云散了。

云官和月楼结婚三年，也没生一个小孩。到今年夏天，云官怀孕了，两口子都特别高兴。云官准备很快就封箱不唱了。恰在这时候，一件事情发生了：新上任的镇台大人要看云官的戏，请云官到镇台府去唱堂会。

这个镇台是庆亲王奕劻的侄子，是个比裕禄还坏的淫棍，只要他看上的女人，总要想办法弄到手里，以满足他的兽欲。这情况云官夫妻是知道的，所以执意不肯前去，镇台府的总管亲自跑来连请三次，都被回绝了。这时戏班班主和戏馆子老板都吃不住劲了，他们轮番劝说，一定让云官去“应付”一下。最后，云官和他们吵翻了，声明立即和柳月楼退出戏班，离开天津，远走他乡。

云官说了就办，她和柳月楼、罗四维商量决定：把住处封好，立即出关，到奉天住上一年两载，等云官生完小孩，再作定夺。

第二天傍晚，云官和月楼正从家里往戏馆子走，迎面来了一队绿营兵，为首的是一个全副甲胄的营千总，他除了挎着一把鬼头腰刀之外，腰上还别着一支“单出子”手枪，他后边跟着四个勇员巴图鲁。这一队人雄赳赳地直奔云官和月楼走来，两人忙往路旁一闪，这时他们发现：在队伍后边还跟着一台蓝驼呢小轿，轿旁走着一个人身穿花云纱马褂，手拿一柄小折扇的中年人。云官和月楼一见此人，不由得一愣神：这是镇台府的总管，三请云官都是此人出马，这回莫非是……

这时那个总管也发现二柳了，他对着云官一龇牙，然后向

前边大喝一声：“停！”

营千总回身直望总管，总管一指云官，说了声：“这就是，快围住！”

营千总哗一下扯出腰刀，一声令下，绿营兵倏一下向云官和月楼围来。他们二人忙往后一退，背靠在一堵大墙上，横眉直对着这群如狼似虎的大兵。大兵让开一条窄路，千总和四个巴图鲁拥着总管走近前来。他们刚一露面，云官就直指他们厉声问道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光天化日朗朗乾坤，难道要行抢吗？”

总管皮笑肉不笑的一抱双拳说：“不敢，不敢。在下奉镇台将军之命，特意第四次来请柳老板去唱堂会。”

云官一声冷笑，一指周围的大兵说：“唱堂会有这样请的吗？”

“前三次在下连一个巴图鲁都没带，可是柳老板不肯赏脸。这回我们也是先礼后兵。柳老板如果马上上轿，我们就以礼相待……”

云官柳眉一竖说：“如果不上轿呢？”

“嘿嘿，那我们可就要对不起了。”总管回手一指巴图鲁说，“看着没有，捆人的绳子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随着总管手指处，两条绳子扔在云官脚下。

这时只见柳月楼一声冷笑道：“你们想用两条麻绳吓住柳云官吗？柳云官是从龙潭虎穴里闯出来的，你们这几个虾兵蟹将，乌合之众，还不够我柳月楼一个人收拾的。”

总管一听也报之以冷笑道：“柳老板的英名轶事在下早有耳闻。我们将军就是因为这个才要见识见识这位贞节烈女，开开洋荤，看看这个只许柳、罗两个男人玩的女戏子……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云官疾如闪电般的一纵身就跳到他面前，手一挥，“叭”一个大嘴巴，下边一抬腿，一脚踹在他小肚子上。他“妈呀”一声栽倒在地，手捂着小肚子满地翻滚起来。

这一下就乱了套。千总挥刀高喊：“抓人哪！快上啊！”

巴图鲁和绿营兵齐声呐喊着扑向二人。他们自以为人多势众，可以手到擒来。哪知只几个照面，就被柳月楼和云官打倒了一面子。二人就势跳出重围，互相一拉，撒腿就跑。

巴图鲁和绿营兵紧紧追赶。

总管从地下爬起来，一边跌跌撞撞往前跑着一边喊：“快，快！打死男保镖，活捉女戏子！抓住活的有重赏……”

经他这一喊，千总开窍了，他从腰间拔出手枪，对准柳月楼，“叭”的一枪，正打在柳月楼后背上……

云官正拉着柳月楼往前跑，忽觉手一沉，忙歪头一看，只见柳月楼一只手捂在前胸上，一边往地下倒一边还拚着全身力气喊着：“快，快，快去找大哥，找大哥……”

鲜血从他胸前涌出来，他嘴一哆嗦，脸一扭歪，一头栽倒在地下了。云官只觉脑袋轰一声，好险没随着柳月楼倒下去。

这时跑在最前面的两个绿营兵已经扑到云官跟前了，他们一边喊着“活捉女戏子！”一边向云官扑来。云官一咬银牙，一低头，猛向第一个绿营兵撞去。只听“妈呀”一声，绿营兵倒翻在地。云官一把操起他扔掉的砍刀，一回手向另一个绿营兵剃去。绿营兵躲闪不及，脑袋被砍掉半拉。那个被撞倒的绿营兵正挣扎着往起爬，也被云官手起刀落，结果了性命。

几声惨叫，一片血流，吓呆了后跑上来的绿营兵。他们见云官眨眼间就砍倒了两个弟兄，也不知云官本领有多大了。正当他们惊恐不定的时候，云官挥舞着大刀冲过来了。这时有一

个大兵先惊喊了一声“我的妈呀！”转身往后就跑。在绿营兵中逃跑是一种恶性传染病，只要有一个人领头一跑，其他人马上都跟着跑。于是一群大兵竟被一个女人追逐着没命地向后边跑去……。

云官追了几步，一扭身子，又往回奔去，她奔到柳月楼身前，一头扑在他身上，不顾血污，不顾危险，拉着他，摇着、晃着，他一动不动，已经断气了！

云官一边哭着一边从他腰间拽下一个荷包，又忙脱下自己的上衣，盖在他的脸上。她正要把他拽到墙下一个坑里，这时她听见喊声和脚步声又从远处传来，她忙跪倒在地，向着他的尸体磕了一个响头，然后一磨身，向一条小胡同里跑去。这一带地形云官是熟悉的，她从这条胡同又穿进那条小巷，只几穿就听不见绿营兵的喊声了。

云官知道自己的家是回不去了。只有去找罗大哥，赶快逃走。

这时天色已经黑了，她跑到罗家，罗四维望着她沾着血迹的头脸和下衣，望着她那只穿着内衣的上身惊骇得说不出话来。

云官顾不得和他多说什么，只告诉他月楼已经惨遭杀害，她也刀劈了绿营兵，现在必须马上逃走。

罗四维本已做好出走的准备，这时忙又把几年的积蓄包好一个包袱，云官也洗去脸上的血污，换上罗四维的长大衫裤，把袖口和裤脚绉了绉，又找了一块毛巾把头发包起来。两人收拾停当，就在黑夜里双双逃出了天津市。

他俩没敢走早路，花高价雇了一条小船，从水路到了秦皇岛，云官换了女装，又换了一条船，直奔大连而去。

他俩在大连举目无亲，无依无靠，要靠只有靠自己。于是

这一双早年的知音，近年的兄妹，在惊涛骇浪中挣脱出来的孤男寡女，就正式结成了夫妻。入洞房的那天晚上，他们都换上了一套新衣服，两人喝了交杯酒以后，都想念起柳月楼。他没有给他俩留下更可纪念的遗物，只有一个荷包，拴在柳云枝的身上。这时她把那荷包解下来，供在桌上，二人双双拜了三拜，又痛哭了一阵，才相偎着睡下了。

他俩互相依偎着，拥抱着睡到天明，却没有脱衣服，更没有象一般男女那样在洞房花烛夜里去“云雨会巫峡”。原来云官怀孕已经将近四个月，他俩都异常看重柳月楼留下的这点还未降生的骨血，他们盼这遗腹子能平安降生，长大成人。他们到大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大夫给云官开安胎药，使云官那隐隐阵痛的腹部安稳下来。他们结婚，只是感情上的升华，而不是情欲的冲动。他俩约定：只有等那柳家骨血生到人间，才能把夫妻间的形式和内容完全统一起来。

他俩结婚以后，商量了一下未来的生活。在经济上一时之间是不成问题的。罗四维拿出来的积蓄可以折合成白银二百两。云官虽然两手空空，可是身上戴的几件首饰却价值千金，一枚闪闪发光的钻石戒指还没丢掉，一枝镶满珍珠和宝石的赤金别头簪还插在头上，还有那珍贵的耳环、手镯等等，都是可以使珠宝商人看着眼热的宝物。他俩小心翼翼地把这几件珍宝收藏起来，以备应急之需。

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定居？大连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，但是距离天津太近，容易被人发现，一经暴露，清政府要引渡两个“罪犯”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奉天城是整个关东的中心，也不易躲过人的耳目。想来想去，只有哈尔滨这个新兴的城市合适，不但地处塞北，而且正在大兴土木，到处盖大楼，罗四维可以有活干。

光绪三十四年八月，他们到了哈尔滨，在道外三道街买下了两间小房，云官改名为杨月梅（这名和柳月楼差不多）；罗四维改名为罗立，表示已经成家立业的意思。

这年冬天刚一来，光绪和慈禧双双驾崩。几乎与这同时，云官生了一个小女孩——读者当然知道，这就是柳絮影降生了。两口子非常高兴，给小女孩起个小名叫双喜。外边人谁也不知道这小女孩的名字的真正含义。实际上他俩是多么盼望清王朝能赶快和皇帝、太后一同寿终正寝哪！那才是真正的双喜临门呢。

生完双喜以后云官还不能出去唱戏，她还是斩杀官兵的逃犯哪！一直又等了三年，清朝三百多年的统治才完全倒台，云官可有了出头露面之日了！她兴奋得睡不着觉，还要重返舞台，唱回那失去的艺术青春，她和罗四维抱着小双喜回了一次天津，一去祭奠柳月楼，二去收拾旧日的行头。哪知空跑一趟，两样打算，双双落空。班主说柳月楼的尸体没找到，一切财产早已都查抄归公了。云官知道这是班主丧了良心。两人想法找回来几件可以纪念往事的旧物，其中就有现在挂在墙上的画和对联。于是又回到哈尔滨，卖了一件珍藏的首饰，购买了行头，重新打出柳云枝的名号，开始搭班唱戏了。

柳云枝三个字在戏剧界真可以说是如雷贯耳，早已成了传奇式的女中豪杰。但是从打她刀劈清兵以后，谁也不知道这位女英雄到哪里去了？现在忽然在塞北的哈尔滨出现，怎能不引起轰动，她的事迹随着戏园子（天津叫戏馆子）的海报迅速地传遍全哈尔滨。

头三天打炮，戏园子险些挤破门；头一个月也是场场满员，座无虚席，人们不光看戏，还要看这位女英雄。但越往后越不行了。云枝已经不是当年的云官了，她嗓音虽然还那么娇

嫩好听，可是底气不足，高音上不去了；她功夫虽然还是那么有根底，但是几个架势以后就气喘吁吁，热汗淋漓了。这就使她唱时不敢挑音，打时不敢用力，多半是点到为止，得过且过。坎坷的生活，无情的岁月，使得云官未老先衰。云官的上座率低下去了，一年以后，从来都是唱主角的云官开始唱配角了。

到了一九一七年，双喜九岁的时候，云官又生了一个男孩，就是罗世诚。

双喜已经上学念书了，起个学名叫罗玉芳。人人都夸这女孩长得俊，又聪明又懂事，都劝云官教她唱戏，说一定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云官却坚决不肯，她对唱戏这一行已经完全绝望了。她死里逃生唱了二十年，结果还没到人老珠黄的时候就不值钱了。年轻的时候裕禄、镇台那样的坏蛋不让她好好唱，等到能够好好唱的时候又不行了。这样悲惨的职业怎能再让孩子干！

云官不教孩子唱京戏，孩子却演上了别的节目。那时候哈尔滨的女校里已经时兴演文艺节目了，遇到校庆、国庆等喜庆日子，就让学生登台献演。而每次登台总少不下小双喜，她不但长得出众而且有台缘。无论有多少学生站在台上，她总被观众最早发现而且盯住不放，就好象她脸上、身上都罩着层特写镜头似的，使她那么突出，那么拔尖，那些同台的小伙伴无形中都成了她的陪衬。她简直是个天生的演员。

到了念女子中学的时候，双喜开始在学校演话剧了，她的演出很快就轰动了哈尔滨的教育界，连教育厅长都对她的赞不绝口。孩子名声一大，云官就更恼火了，她甚至想让孩子退学不念了。学校知道她这态度以后，几次三番请她到学校去看她女儿的演出，有一次女校长竟亲自坐着马车来请她。云官迫于情



面，只好去了。她看着看着忽然被女儿感动得流下了眼泪，最后她竟长叹一声，说了一句文言：“此乃天意，云官不得违也！”

这样，双喜在女子中学毕业后，就正式进了话剧界。跟妈妈一商量，恢复了本姓，改名为柳絮影。云官在女儿的名字上也有纪念自己那飘零的一生的意思。

这时候男孩子罗世诚也上学了，学校一听他是柳云枝的儿子柳絮影的弟弟，也让他演上了节目。一演节目就有了名，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，小孩也是如此。那些淘气的小男孩就经常围着世诚起哄，在这方面男孩子永远胜过女孩子。旧社会唱戏的是下九流，尤其是女艺人，竟和妓女划到一条线上去。所以在起哄中就充满了嘲笑、揶揄，甚至辱骂。小世诚回家一学，气得云官直哭，和罗四维一核计，就把家从道外悄悄搬到了大地包，把罗世诚送进了一个新学校，嘱咐他今后只许讲爸爸是画画的，再也不许讲妈妈和姐姐是干什么的，连名也不许提，更不许领同学的来家里玩。罗世诚已经吃过这方面苦头，当然牢记不忘，严格遵守，一直到念高中。

这时候云官自己也不唱戏了，她这些年又赚了一些钱，几件珠宝还珍藏着，后半生够用了，何况罗四维和柳絮影又都赚钱呢。

到了一九三二年，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罗四维在登高画画的时候忽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，命保住，人却瘫痪了

……

柳絮影讲到这里天已经黑了，屋里昏昏暗暗，景物模糊。但是她和王一民都没有动地方去开灯。王一民直望着墙上那副对联。对联上的字已经看不真切了，他一半凭着记忆念道：